





燭火錄卷十八

戊子

大清順治五年

永明王永曆二年魯王監國三年

春正月丁酉朔

永明王在桂林以朝臣星散免朝賀

魯王次沙埕御殿受朝賀問閣臣熊汝霖曰數年真  
躋盛靡騁際此新正先生有預兆否汝霖對曰臣  
素少夢昨除夕夢一道士羽衣翩翩揖臣而贈臣詩



但記末句云、可惜忠臣一片心、付與東流返故鄉、以  
臣愚見、恐非佳兆、王聞之、默然、沉吟曰、孤為政之、堪  
羨忠臣一片心、喜遂澄清返故鄉、汝霖頓首謝

永明王叙全州功、晉何騰蛟柱國太師、兵部尚書、定興  
侯子孫世襲、封焦璉、新興侯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與  
寧伯

周金湯、熊兆佐、馬養麟、王永祚、蒲

各與掛印



十七日癸丑魯王建國公鄭彩憾大學士熊汝霖遣兵  
潛害之并其幼子投之海中鄭遵謙亦被害

監國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守琅琦李茂  
者鄭彩之裨將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監  
國所歸沐汝霖遵謙兩家以簪珥相饋遺茂遂以熊  
鄭合謀奪告彩汝霖平日稟擬每右周瑞而左彩  
甚恨之會彩兵與汝霖兵沽酒爭競汝霖持杖以解  
之夜分賊黨執汝霖沉之海遵謙與彩同姓彩弟畜  
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氏故以商船為事遵謙強取



二船資第計由些文惡。洸霖死，遵謹復不秘其辭色。彩乃詐撲部將止輝，扶傷就遵謹求書投鄭鴻達。遵謹子輝舡送之，被擒輝不敢出見，遵謹呼曰：「洸鄭彩廝養，殺我豈出洸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謹乞鷄黍哭奠，汝霖畢蹈海死。監國大慟曰：「斷予股肱，生何益耶？」以投水，左右力挽乃止。遵謹妻金四姐者，故倡也。答婢王氏死，繫狄遵謹以千金，出之。遵謹死，金束藁象彩每饋食，斬藁人以侑哭。彩聞之，亦沉之海中。汝霖子琦官，即彩婿。甫六歲，彩陽捨而陰賊之。

二十七日癸亥

大清金聲桓等叛于江西，迎故大學士姜曰廣入城，以資號召。

聲桓既居叔江西地，自以為不世之功，旦夕望侯。及疏還，僅授副總兵，而王得仁銜不列，招撫孫之獬至南昌，更易其所置將吏，而江西巡撫李鳳翔繼之，益加裁制。聲桓心快，聲桓常師事維揚僧汝宗，每奇聲桓，嘗拊聲桓背曰：「勉旃，二十年江右福力，受紅頭蟲，此其候也。」及是果着紅纓，建牙江省，益尊信之。



德宗每為聲桓言，勸其改國。南昌胡以寧在聲桓幕中，言如德宗指胡濬、陳大生等，各緣以迎合聲桓。又覘得得仁所居，故宣春王第，每後堂張宴，自着明衣冠，令優伶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諸客聞之，益心動。以寧又倡江城人士為聲桓立生祠，請冠服式於聲桓。命塑華陽中羽儀衣裝，輿像入祠，觀者咋舌。先是福州破，仕閩者或有空頭勅劄持歸，至是因緣間露，且言隆武尚在，有手勅能以江西歸正者，即舉江西封之。二帥聞之，益自喜，且自負鳳翔死章于天，代遇。

諸將益保，索賄無厭。一日宴於藩署，席地鋪氈，文吏皆坐氈，而聲桓、德仁、碩坐氈外。得仁有忿色于天，碩視笑曰：「王把總，汝反耶？」宴歸，二帥恥甚。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往建昌，于天又遣人索賂累億。得仁怒裂，皆大有惡言。八月，踈自建昌，勸聲桓速舉事，而聲桓以前遠東被俘，妻子留京未歸，又胡以寧新亡，遣人往湖南偵知何騰蛟為大清兵所敗，遲疑未發。巡按董學成至，有以二帥陰事告者，學成揚言於奏聞，而陰索得仁賂，并其偽兒。



得仁恐與侍兒則居家狀洩堅不肯與時幕客有黎士彥者善撰偽勅印詭言隆武在五子寨二帥印遺士彥往探隆武實耗士彥印假隆武命封聲桓為豫國公三藩紀事得仁為建武侯三藩紀事二帥大喜至望戍子正月于天忽率數騎出瑞州捕掠諸富室或告得仁曰此非為索賄賂也前聞有滿兵數千不知所往或徑往贛州約回贛接會議而後發則須挖公等得仁大懼適聲桓妻子還自燕聲桓乃召胡滋等入議遣人以書約山東河南並發得仁挖兵出

建昌合揭揚請部然後舉議既定或說得仁曰聲桓疑而多詐脫中變而公願居外且奈何不若坐據者會仗鉞投袂為不可逼之勢脇聲桓不敢不從但貴神速耳得仁大喜印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學成官署時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也翼日七門不啟得仁躬環甲冑往縛學成赴聲桓署白狀聲桓蒲伏問故得仁曰詔云然何敢後也聲桓唯得仁印為聲桓割辯以聲桓命傳示諸協悉去辯出示安民稱隆武四年即日絞殺學成及副使成



大業軍民戴滿帽者輒射之城中原纒笠積如丘阜  
得仁遣將擒于天於江中聲桓首迎在籍大學士姜  
曰廣入省諸金弟族皆為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為  
兵部侍郎聲桓幕客黃人龍為總督二人各開幕府  
門庭如市初聲桓誅薛忠後謀常與得仁合及是各  
自為功示村吏亦分東西府嫌隙始開  
所知錄云得仁幕客曹子悅與聲桓幕客吳遵周同  
勸金王反正黎士彥又因南昌鄉紳劉翔以通於二  
客生成其謀

金玉割辯後舊時衣冠久易倉卒不具畫於優伶箱  
中配之一時唱導威儀不異前代鄉民擁觀噴噴惟  
視其翅間前後皆秃無鬚耳

黃天雷媒有殊色得仁為之心死而王薛忠亦以之  
故搆體忠於聲桓殺之而奪其軍并納天雷妹天雷  
妹尋以不良死已而追悔憐恤之乃厚遇天雷凡事  
咨而後行諸奔走求官者皆就天雷其門如市  
金聲桓以中軍宋奎光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書  
記吳尊周為江西巡撫得仁書記陳芳為江西巡按



私人編布寮署而諸客首言明事者俱不錄唯陳大  
生黎士彥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

金聲桓迎姜曰廣於滹湖里第稱太子太保中極殿  
大學士替師

金聲桓封胡以寧子為進賢伯胡以寧左良玉舊客  
也金玉叛歸之謀皆以寧啓之及是以寧已死其子  
甫二歲受封

魯王拜錢肅樂東閣大學士

二月丙寅朔

王得仁提兵下九江胡澹說得仁宜乘破竹之勢疾  
趨金陵下流猝無備必舉金陵舉則充豫響應未兵  
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金聲桓聞捷輒召得仁還  
得仁以澹謀告聲桓衆皆是之獨黃人龍不可曰贛  
州居省上游文武督在焉宜先定贛不然且擬我後  
寧王宏濠覆轍可鑒也聲桓是之會  
大清湖廣總督羅某者忌聲桓趨廣初先啟之於贛  
乃遺書聲桓曰人心未死誰無深思公創舉非常扶大



義為天下倡。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  
要害。山川上游。公如以通粵。則贛界其中。如他出。則  
贛乘其後。計莫若先下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  
聲桓信之。立議伐贛。又忌得仁專制會城。曾與俱往。  
先使齎冊印封高進庫。論以利害。進庫高傑兄子  
也。初無意城守。見書大怒曰。金皇帝耶。乃敢侯我。遂  
勒兵出。聲桓使副將白如佐禦之物。佐者為聲桓刺  
辭忠者也。而破建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時。索  
之。朝佐不與。及與進庫戰。追奔數十里。至城下。高窘

甚。而朝佐亦疲。回視大軍。相去尚三十里。怒曰。此為  
五十萬故。豈我死地也。即收軍歸南昌。削髮為僧。  
高得復入城守。與金王相持。而會城空虛。獨倚宗奎  
光賁。天雷居守。

王得仁既下九江。姜曰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  
長江要津。北兵轉輸必由之地。吾聞兵師十萬。日費  
千金。以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若絕。非以兵  
攻我。即撤師東下。否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  
江。城小而固。以吾守之。未易卒下。公輩引兵徐出。東



西撓擊內外扶攻。此特角之勢。君復棄要。害入孤城。譬如猛虎落陷阱。此成擒耳。曰：廣不壯。一日夜。檄十四五。至。得功。歎曰：不子。得仁。同公輩死耳。遂撤兵西上。

大清兵水陸截之。得仁首先士卒。轉戰而前。斬首數十。奪輜重。大砲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遂入會城。九江乃大清兵所屠。

金聲桓圍贛州。愛高進庫之才。於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礮。日增壘。堅壁。為久困計。

龍泉劉士楨。命子肇履募兵。從劉一鵬圍贛州。

楚宗人朱容藩。承桂王命。以都御史入蜀。自稱楚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夔州。稱制封拜。招反賊白蛟龍楊秉蔭為助。徵糧於石砫土司秦良玉。拒之。容藩怒。將攻良玉。檄諸帥李占春等。不。應。良玉乃求援於占春。擊殺蛟龍。

容藩号石渠。楚府通城王次子。鎮國將軍。癸未春。与



巡按劉煦祚等堅守武昌，遇賊不為巡按。王揚基  
示容跳身出，衣賊衣入闔，執二賊營偵探，虛實遇舊  
文馬某留宿營中，其得口號，又隨處聞習，賊皆不疑。  
歷大案十二，傷舖八千餘，遍設營，闔營得半，遂由粵  
入廣。至丁亥，帝命為都御史，總制蜀中。  
武岡之敗，蜀中傳帝已死，呂大器多占春營，具言帝  
無恙。竊乘棧，僭竊當得罪。竊藩竊，乃北依二譚，以  
兵攻石碓司，占春援之。

蜀中自王應熊卒，而楚宗人竊藩，故偏沅巡按李乾德  
竝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並以巡按至，各自署置官  
多於民。諸將素鞫，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  
州，譚詣據巫山，譚文據歸縣，譚弘據天字城。侯天錫據  
永寧，馬應試據蘆山，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  
曹勛仍據故地。搖黃諸家據夔州夾江兩岸，而李自成  
餘孽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縣。樊一蘄令不行，保叙  
州一郡而已。



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惡城外團練兵，皆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瞿式耜拚難。式耜力為調劑。永忠乃駐興安。

金聲桓令王得仁往綴章貢上下，而自引兵踰嶺，恢雄韶。時南中頒永曆詔，至聲桓遂稱永曆二年。移書廣督李成棟共圖興復。

時劉士禎又命季子穉升趨南雄，助聲桓。

高進庫移書佟養甲，謂贛為東粵門戶。贛躬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崖峭壁，仰面為仇，勢難。



驤改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及旬日束手待斃我  
為公守公資我糧輔車相依勢必然也定有  
大清官賚到採辦銀六萬兩養甲巫傷三萬兩給之  
贛糧獲濟

沙定洲土目楊嘉賓迎定洲就其營宴李定國偵得之  
率兵圍其營相拒數日乃出降

盛名世不知何許人

大清兵於饒信間俘之高冠潤袖容貌甚都訊之語  
不遜遂斬之

李定國械沙定洲及其妻弟氏數千人回雲南剝其皮  
於市中

定國擒定洲萬氏至雲南將天波府藏并定洲素積  
悉輦回沐府可望將定洲等于天波坐前活剝其皮  
天波叩首稱謝遂陞可望指使分檄各土司出  
兵饋餉可望驍致富強

沐天波車裂余錫朋徐中和等以謝國人

滇人始疑弟氏妖美如夏姬及所俘魁黑奇醜无不  
大笑滇考



金聲桓王得仁迎揭重熙傳鼎銓兩人殊不以駐省  
城清任閩事

也重熙入省城兵士聚觀揭督師乃前日夜敵衣日者

聲桓致求益王世子立為監國諸事魯王者亦各謀  
迎魯王而擁戴之故縉紳有識者見其舉動各引歸  
相戒勿出揭傳到城一日並引兵還

二十一日丙戌

大清兵前驅至靈川郝永忠與戰而敗

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將議舉城降  
監軍御史周震力爭不可衆怒曳出斬之全州遂失

魯王定西侯張名振屯練於南田初名振兵敗於

福山與張煌言同登陸行不十餘里見一菴有琉璃  
燈叩門入告以故信為削髮易服而逃名振歸舟山  
見袁斌卿相抱大哭其標將朱玖謀殺之名振因托  
言往南田屯練以避其亮鋒平西將軍王邦先亦與



武卿不和，別營於鹿野。  
孫可望等大興土木，既建四王府，復增修雲南城池，  
作敵樓突門數十，又於南門外毀民居，多餘作御教  
場。殿宇將臺，窮極宏麗，民力甚苦之。

二十七日壬辰，郝永忠奔入桂林，扶永昭王，即夕西走  
柳州。瞿式耜曰：「督師警報未至，營中夜驚，云大恐。」二百  
里外風塵而遠，使王上露處邸左右，禁近，惶遽不可心。  
式耜又爭曰：「候督師歸，果急甲士且山立，背城借一，勝  
敗未可知。若以走為上策，桂林危，柳益危。若今日可到，  
桂明日獨不可到太乎？」王曰：「卿不子，予死社稷耳。」式  
耜乃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即大掠，擄殺太常卿黃太  
元。式耜報家，亦被掠，家人矯何騰蛟令，箬乃出城。日中，趙  
印選諸營，亦自靈川至，入城，縱火相攻，復大掠，鄉士皆



被戮系城內水洗永忠走柳州印選守走永寧

江西進士蕭琦者武報令永豐時所得士為人貪且以禮垣驟躋司馬居永忠營乃計媚之極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趣永忠赴闕逼駕遷徙大肆淫掠焦璉遣人謂武報曰強敵外逼奸宄內訌勢不多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外俟永忠城中乏食必外掠即統兵四面擊殺不數日而賊兵盡然後以全為保障以格為門戶協力守粵事可為全武報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慮敵騎搗虛不耻武報家人假督師令箭

提家屬出武報裸髻坐署中持令箭者逼之登舟至樟木港已乃晝夜不食猶歎息不及送駕不死桂署為恨帝於寢被中夜被劫裸髻昇出城外幸不受傷隻身走平系馬吉翔傳布袍竹轡掖帝以行遇水濡足道嶺枝可謂行路難已



姜曰。廣使人邀某出山。某辭曰。某三年不入國。以久  
無本朝冠服。今何顏入郭。再見長者。姜數邀之。乃入  
城。謁之。故策相見。慰謝。媿曰。道故。某問曰。曷之。所以  
失天下。非左與闖邪。金為左孽。王乃闖校。公與侯。安  
所授之。某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清耳。  
今擅除爵。恣殺人。筦利權。大更張。如此。是僭也。若奉  
朔閏。廣而如此。為之。是偽也。相君與同事。縱無後黨。  
後世論史。謂姜公何如人。不如引身而退。歸耕滹水  
之陽。無從叛亂。居美名。天道所惡也。某去笑。姜無以



荅後乃日而大兵至姜在圍城追思其言而悔不用也。

德安郭賢操復起兵應金玉。

大清兵襲執之。殊死。賢操子七。次良錫。與洪子良銓。攻建昌。中流矢死。三子良鐸。洪鳥兵營戰死。同賢操起兵死者。諸生桂應魁。胡戒登。應魁妻胡氏從死。

三月丙申朔。瞿式耜還桂林。息城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熊兆佐。胡一青等。各系所部。至。何騰蛟軍。占自永福。至。

時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第。六。吉。奉。召。入。朝。劉。湘。客。奉。命。安。撫。亂。三。及。勸。餉。糈。俱。至。漳。水。港。式。耜。集。遠。生。等。於。民。舍。立。草。檄。分。路。四。發。俾。遠。近。知。留。守。所。在。而。自。駐。陽。朔。催。焦。璉。入。援。先。遣。使。入。城。息。烟。火。收。倉。儲。餘。粒。又。檄。翰。林。院。尚。書。王。俊。大。理。評。事。朱。盛。潔。宣。令。安。撫。按。察。司。僉。事。邵。之。驥。監。焦。璉。兵。以。



定人心而楚滇諸帥聞變皆至督師亦提兵至永忠  
已飽掠去留守入城重整官舍洒除衢路從官被掠  
者周給之死於兵者棺殮之招徠撫字竭其困恤桂  
城始有人跡諸鎮兵馬日需餉米數百石式報撫髮  
剪爪措辦不使匱缺軍復大振久之民多系輸餉亦  
大足

故大學士朱繼祚舉兵應魯王攻取興化

楊耿與繼祚攻興化其分守道袁遇颺令守將出戰  
而登陴立大明旗幟守將遂不敢入

浙東義旅王翊破上虞殺其攝印官北兵由清賢嶺  
入義旅屯於丁山狼頰失措屠百餘人有孫說者聞  
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休上虞復陷

唐王將涂登華猶為唐王守福寧魯王遣大學士劉中  
藻攻之登華以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  
國公錢肅孫致書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泣在海



上張陸並在舟中爭望。年遂降。中藻守之。尋移駐福安。  
中藻福安人。進士。崇貞時官行人。  
素不書。又言。今將軍死守孤城。依滄鼎。以爲安。巢危  
枝。以爲得。計亦左矣。

初十日乙巳

帝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錦衣衛馬吉、翔兵  
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雷、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  
等七八人而已。

加守道趙臺巡按銜。令崇值大內供饌。

帝欲進幸土州。蕭琦上十便。十不便。疏止之。

時君臣資斧空乏。嚴起恒亟收人心。懸示通衢。民間  
俊秀。願立本朝者。悉陳履歷。姓氏。印於本月十五日。  
廣爲開選。邕城通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布。諸貢。及土



樂戶皆注仕籍列駕班  
魯王之兵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福寧一州漳浦海澄  
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

二十二日丁巳

大清兵聞桂林有變直抵北門瞿武報城守何騰蛟督  
焦璉胡一青等分三門拒戰  
大清兵還全州

清帥馬金王乘虛來襲直抵城下騰蛟督兵三面出  
胡一青領滇兵出拱極門一作文用金湯無北佐領  
楚兵出武勝門一作榕焦璉出北門璉才遇敵即奮  
臂大呼諸將率看璉殺敵單騎橫矛直衝敵營敵圍  
之數重矢如雨下璉兵左右奮擊圍散而復合者數



四璉部將劉超較大呼殺入與璉合連砍數十人貫其圍而出超與白貴以銳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金湯北佐又從旁夾擊敵不能支遂敗一青從東來奮擊復大敗之一青騎勇鬚馬敵呼為牛遇之輒曰避騎牛鬚子一青短小便捷上馬騰擲如飛善用鉄標鎗於十數步取人百發百中馬疲斬一敵拚躍上其馬以馳與璉追殺二十里北帥墜馬或獲遂北渡甘棠遁去留守於北以遲督師還並導入城交相勞苦復交相喜慶

白貴戰歿焚其屍得箭鏃數升觀者駭曰此楊貴再世也

永明王御史錢邦芑傳檄討朱宏藩總督楊喬然與巡按范文光詹天顏督師大學士呂大器文安之皆惡宏藩謀誅之

魯王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間行至四水與王翊合軍杜嶼守關禡牙軍器甚整北按勒兵東渡下令教鄉里團練攻杜嶼破之副將邵不倫被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千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復自



天台四明擊破鄉里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第  
餘人而京師亦出

留守瞿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王始知式耜無恙為之  
泣下

初帝蒞桂林式耜獨處孤城已而頻傳凶問帝每歎  
歔淚下及得疏大喜下璽書褒美遣官慰視憔悴狀  
式耜寸縷無遺因賜紗緞尚方銀兩并賜精忠貫日  
金章太后亦賜紗緞詔於邵夫人復晉封式耜少  
師臨桂伯焦璉等皆書勳式耜恤死事軍士家為壇  
祭之

鄭成功攻同安



大清守將王彪折光秋棄城走遂入久

十九日癸未

金聲桓先鋒劉一鵬與

大清兵戰獲其大砲三王得仁繼至聞前軍捷即氣

揚甚不鞅而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即氣索聲桓部

將郭天才自扎黃泥洲為犄角天才亦統兵以率精

銳無敵先提偏師入閩不克而歸北兵已圍南昌矣

天才三戰三捷北兵頗憚之宋奎光單騎渡江按行

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以達餉路

天才請大舉兵逐敵聲桓皆不聽專主堅壁



大清兵雖勝，每慮得仁靜之軍，中常夜驚。王襍毛來也。

十七日壬子

大清李成棟據廣東，叛附永明王。

大清兵在湖南者皆退。

初成棟以副將守吳淞，歷官至將軍。南京覆，降於

大清。隨征閩廣，自負有取粵大功。一旦佟養甲為總督，抑制之意不平，因懷異志。念家屬在江南，遣標將范承恩潛往松江，以計迎取。候至粵，然後舉事。值全聲桓已定南接瑞，建諸郡路阻，承恩回密致聲桓。蠟書時，養甲覘知，帝在南寧檄成棟兩路進兵。一從連



州入賀平亂桂林一由高廉襲南寧又撥水師五千  
駐梧策應成棟辭以乏餉觀望不進養甲趣藩司即  
行措辦署布政司袁彭年乞以庫存八萬兩付成棟  
養甲不知也十七日黎明成棟密令兵集教場詳言  
乏糧欲為變自詣督府請養甲出城鉄騎布滿城外  
馬步五萬餘擁之大譟成棟先取其總督印搥之三  
軍歡呼同時割辯養甲亦自割辯即時出榜以及正  
曉諭吏民用永曆年号檄各屬郡縣改復衣冠  
平知錄云成棟於丁亥二月收繳兩廣文武印信數

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松江妓也獨携入粵  
揣知其意因名夕德患之至本年三月晚傳酒復搥  
之成棟按几曰如松江可何妾曰丈夫不能割愛  
妾獨安享富貴乎請先死君所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  
抱屍大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即服黎圍袍帶冠進  
賢冠四拜而殮之乃與袁彭年張調鼎養子元膺去  
梯而謀曰吾輩因國難至此然每念之自少原至今  
三千餘年正統之朝國祚中絕必有繼起而興者在  
躬深仁厚澤遠至唐宗先帝之變遐荒共憫今金將



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西七郡。陳將軍邦傳雖有降表，終不解甲。天時人事，殆未可知。遂決意反正，乃輦金賂要人，以取擊之。在松江者將焚而聲桓舉事南昌，方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求援於粵，養甲命成棟募兵出嶺。成棟托言候餉不行，時歲大饑，群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為用，謂養甲曰：「贛旦暮且亡，粵人深寇於此，嶺外決不可保。且彼聲言求復衣冠，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猶豫未決。群盜日逼城下，呼聲動天地。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

傳。順治年號，養甲乃於榜尾但書甲子。成棟得此檄，隨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無可如何。而司官因諷養甲以印授成棟，下令兵民即時解纜，而以示藏。按替印，表文上行在。成棟同宴，占養甲觀劇。成棟曰：「我冠博帶，何等威儀？」養甲曰：「一朝自有一朝制度，何必羨彼？」成棟曰：「大丈夫須作千年有名事，豈能拘受制於人哉？」我今日復歸，必笑即自去其纜，以刀付從者，請終去纜，終不可挺劍向終曰：「苟不同心者，請汕頭試之。」終懼從之。



按養甲於崇貞間詭名董英由提塘官至提兵知光  
時賄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贏積多貝勒至携之  
入閩因同取粵

夏四月丙寅朔

帝在南寧皇子生王允澄請冊為太子賜名多喜大  
赦天下行在文武官各加一級時田州果化州土官  
來朝行在諸臣曲意款狗冀得其歡心土巡司皆陞  
知縣土知縣皆陞知府竟有以道銜與土知府者不  
知土司舊規原加一等行事彼得道銜竟儼然開府  
矣此晉年未破之格也

堵胤錫見朱宏藩責以大義曉譬利害散遣其黨

瞿式帮念躬廷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



得失因手書八箴於扇進之  
鄭成功復園泉州

初二日丁卯永明王擢朱天麟禮部尚書天麟請親奉  
土兵畧江右不聽乃趨謁王於南寧

天麟崑山道士崇貞庚辰進士官司理時以知推行  
取或選入翰林莊烈帝閱訪單拘取無圈點者為上  
選天麟得入翰林丙戌九月由閩入廣携家屬舟  
肇慶會帝登極諸臣以天麟老詞臣共迎挽之乃  
端至天麟絕維去變姓名遊太平府之白雲山至是  
知李成棟叛歸乃求仕適太監王保入山置買蘇木  
天麟厚遇之使其奏保回鄉極口薦之內閣嚴起恒



王化澄忌其出也。票旨該部知道。天麟又求陳邦傳特薦。主政量擬以宗伯名閣。三日天麟見朝。時禮部為化澄多攝以篆。送天麟。固辭不受。科道合辭以入閣。請仍票旨該部知道。於是天麟免受宗伯篆。不三日營兵子日生。為侍御。掌河南道事。次子月生。為中書。弟天鳳。為大行。

華允誠以不難髮被執。於孫尚漚隨之。不去。見巡撫周心達。勸以難髮。允誠正色曰。奈君父何。周慚甚。目左右扶之出。解往南京。

初十日乙亥

李成棟將所轄兩廣兵馬錢糧戶籍土地具表。遣帳下投誠進士洪天擢潘曾瑋李縉三人齎奏。稱臣。併請帝東蹕廣州。為踰嶺策。應地。且令部將羅成耀帶甲士五千迎駕。滿躬驚喜。猶疑其詭詐。天擢等極言成棟忠誠懇至。致足注望。意詳詢其棄清反正之故。亦未甚悉。但云於四月初一日寅刻出奉朔。改裝示諭廣州文武。立刻更換。庭參時烏紗象簡。吉服腰金。為民渡觀。漢官威儀也。時江右全聲。桓歲表於佛經。



部面中六五

按成棟叛歸明年遠聞云報在六月三藩紀事云在閏三月考戊子年閏在四月明大統歷閏在六月多閏三月大清時憲歷也

十四日巳卯

羊允誠被戮於南京孫尚濂亦死之是日雷電晦冥風雨驟至水溢都市越三日面色如生深髮拂沐整故國衣冠以殮其僕薛成長慟不食先一日死朱孝推胸號泣亦死

交趾入寇養利州學正華白滋代知州守城陷具衣冠死明倫堂妻姜氏殺其三歲兒滋謚訃聞次子統漢無錫馳至死所負遺骸歸葬白滋字紫梁号長白明經無錫縣志



二十八日癸巳

大清兵破九江守將吳高遁報至南昌城內外居民  
皆走車一輛舟一渡索金數兩雖斬之不能禁



五月乙丑朔

大清兵攻興化城，復破。魯王大學士朱繼祚死之。叅政湯芬，緋衣，坐堂上，被殺。給事中林崧自縊死。莆田知縣都廷諫亦死之。廷諫，杭州人。

永福陷，邑人給事中鄔正畿、御史林逢經投水死。長樂陷，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亦死。



初二日丙寅

大清兵破南康守將白之裔遁

大清固山譚泰與劉良佐等帥師救贛有訪救韓伐魏之策者泰等遂不赴贛而疾趨南昌

武大定表韜久駐重慶食其李乾德說嘉定楊展與大定韜結為兄弟資之食

乾德至蜀於諸將中惟許表韜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為腹心韜故張世忠別部亦稱她亥十三家之一也大定則小紅狼別部韜於李占春素不協時駐重慶



兵強而饒、乾德遣人說楊展、與合兵、蓋展與占春素  
厚富而弱、勢必藉表武之強以自固也、展從之、四人  
遂約為兄弟。

初七日辛未

大清兵圍南昌

大清兵千騎至石頭守境者、猶不意為北兵也、見紅  
纓白帳、始色駭、明日、鉄騎滿山矣、固山譚泰先、從東  
入破饒州、守將潘永禧遁、北兵尾之、至南昌、令偏將  
自浔入、搜麥源、青嵐諸道、薄西山、故未下營、而血刃  
已數百里矣。

初金王推姜曰廣為督師、奉益藩世子鎮守南昌、其  
撤精銳圍贛、姜固文士、不嫻將畧、至是被圍、大懼。



初九日癸酉

金聲桓兄成功約降於

大清兵宋奎光謀知殺之王得仁部將貢鰲聲桓部將

楚國佐以其軍叛奎光追及復殺之

大清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

旋出神鎗火箭焚其攻具

大清兵少却

魯王建國公鄭彩送黃斌卿子如舟山子張名振壻也道經南田名振留飲十日朱玖逸於斌卿謂名振



劫舟殺子。遂鼓衆圍名振家。抄之名振母。年七十。或  
不免。居無何。而子至。具道名振厚情。斌邪大慚。  
帝命亦司。修葺興陵。興陵。端皇帝陵也。  
鄭成功圍南安縣。凡七十日。不克而還。

十五日己卯

李成棟再遣沈原渭賫表迎駕

瞿式耜請永明王還桂林。王從李成棟請。將赴廣州。  
式耜慮成棟挾王自專。如劉承胤事。力爭之。議駐肇慶。  
式耜力請。帝幸桂林。又疏言。事權宜專。号令宜一。茲  
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於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援  
閩外。不能專制。若耻之。則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  
百萬。騰跋翹首。威靈如望雲霓。駕若東行。軍中將帥  
謂朝廷系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媿。号令既遠。



則人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為慰勞。指屬然後責其兵意。於東刻期出戰。咸決于外。不中援也。又疏令檢討蔡之俊。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而東。勛特反。正功高。挾帝以不得。不東之勢。帝遂由梧州入肇慶。而後諸疏俱不報。

封李成棟廣昌侯。諸將俱掛印表。數年。耿所忠。洪天。擢曹日燁。張調鼎等。即行擢用。

二十七日辛卯。永明王督師何騰蛟復全州。復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兵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進攻永州。

騰蛟復全州。不自以為功。其報捷疏有云。為皇上信臣用臣者。式報一人也。式報冒暑往全州勞之。

李成棟大治宮室於廣城。吏部侍郎吳貞毓請帝幸廣州。帝遣刑部侍郎劉遠生。勞成棟。以遠生與成棟有鄉里誼也。會成棟自嶺還。方修行宮。迎乘輿。遠生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自天子出。天子



又與天下共之。若駐蹕于此，則爵賞征伐，人疑天子必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也。且江廣今時反正，上師當不日下金陵，上不返桂林，猶云直從南韶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示天下以苟安之局矣。成棟曰：善。遂止其役，第繕治肇慶府城為寧蹕之地。

改授賀丕業精膳司郎中，丕業相失二載，至是復見。駕於南寧，改授郎中。

南昌警報至，贛金聲桓大懼。王得仁曰：吾聞制人者，不制於人。今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督三軍之士奮力攻城，中乏食，不知外救，不三日必下。贛即一師守贛，一師入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北兵知贛破，粵下必解圍向贛。而我以逸待勞，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其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殲於旦暮。若攻城垂破而撤兵棄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聲桓以家口在南昌，不耻遠退師，王兵亦大奔。贛師突出，自相蹂躪，死者數



千人

粵都孫仲奎起兵，應金聲桓。

大清兵掩其不備，繫執之，論死。其子詔復聚兵，戰敗死。

丹陽諸生睦本，以通永明王，被繫不屈，劬皆死。初本父明永，官上海教諭，死節。本賦絕命詞曰：父既死，忠子當死，孝子載一門不媿名教。

大清執李成棟母及弟，械送至京。其姬妾婦女悉歸旗，安置南京。聽本旗蒞遺，過墟誌感。

六月甲午朔

帝蹕梧州，謁興陵。

都昌余應桂起兵，招致石光龍舊部，練為水軍。應金聲桓與。

大清兵戰於落星湖，全軍覆沒。應桂僅以身免。應桂字二然，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並右僉都御史。

應桂以甲申國變，不得與，難乃恨，嘗歎息曰：我行年六十，何功名想所欠者，先帝一死耳。



應桂兵敗後聞德化帥師孫明卿膽勇帶致之益傾  
贊召募 殷頑錄

大清兵圍南昌久見城中終無出兵消息乃用鎖圍  
法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鷄籠山屬生米渡掘壕  
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設南昌令于茶市新建  
令于蛟溪徵役徵賦安坐而制其斃王得仁自兵敗  
後不復督陣方娶武都司女為繼室繡旆親迎金鼓  
喧襍前後導導溢街巷  
大清兵瞭之大駭莫疑為王禕毛娶婦也  
時笙歌喧雜忽大聲震天火光數十道推黑雲如大  
車輪飛墮城中聞言城崩舉國狂走相蹈藉赴池井



死者無美已而窳然歌吹復作衆乃稍息明日得鉛  
彈子於澹臺祠東稱重八十斤蓋城外礮核也  
大清固山額真譚泰圍南昌掘濠築城搭橋立棧浚  
暑趣役死者數十萬附郭數十里間田禾山木廬墓  
如洗其丁壯役夫未日与薄糜一食水半而襍以芻  
蕘去遠近不赴申還病疫死者十七八各旗分乳婦  
女同營者迭騶之無晝夜死者亦第餘泰營蒲子塘  
踞永和門六七里築十餘丈高臺於永和門外望城  
中市貨往來獨行耦語一見之獨留惠民門縱城

中出入俘掠軍民以廩城中情實

金王諸將俱托請兵而遁

傅鼎詮舉兵應金聲桓永明王擢為兵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

趙熊和為左都督隨扈康熙經理江閩兵事和北直  
隸人武舉人歷官總兵



初五日戊戌魯王大學士錢肅樂卒。肅樂憤鄭彩專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以憂卒於舟山。故相系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黃蘗山。

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福寧危而復安。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子彩及掠其地。肅系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尚之恨甚。肅系故有血疾。因憤疾作而卒。遺命以先朝時員外冠服殮。仍稱員外。按肅系卒于瑯琦山。



初十日癸卯永昭王至潯州

帝與三宮泛邕江登舟出南寧歷橫州永淳江流甚急。方日夜即抵潯州。舊授兵慶國公陳邦傳挽留訴功。初帝駐南寧三月。邦傳素為朝臣所惡。且与趙臺有隙。故不敢入覲。臺本燕人。以任子。擢南寧知府。北都陷。全家官南。時邦傳總鎮粵西。面訂婚約。未行。吉禮臺之望。擢實由邦傳疏薦。後邦傳見駁於武。報不理於廷。臣臺於絕之。至形之章奏。以博廷臣歡。邦傳大怒。因宣言趙臺扈駕下廣。路出潯江。吾必掠其妻。



女殺其父子。臺聞之，遂不敢。扈從留居南宮舊署。至是，邦傳見帝，面責帝忘大恩，聽兩衙門文牒於本爵。云少加恩，倘丁亥年二月，格得等處，無臣父子血戰三晝夜，扼南下之兵，長驅直擣，皇上馬有今日。至趙臺，絕婚負義，法所當誅。皇上反加優宥，彼不敢。經臣河下，何得任之留守，且南太等府原係臣鎮轄，何必再設巡撫，以係兩衙門受賄設計蒙蔽。皇上當大奮乾綱，毋為文臣作奴僕。飽彼私橐，後日將士解辭，身受實禍。帝愧憤，面赤無言，答但云：你補本來。邦傳於

扈從諸臣，不為禮，反向戶部主事王渚索餉，奉毆之。死。見嚴起恒、王化澄，無霽容，溫語以惡草食進。又面訶兵部尚書蕭琦，不遺兵。扈駕，家丁以亂石碎其舟，半沉沒。不容琦登岸，躡踞水牯，遺村兒野婦環坐辱詈之。琦蒸悶三日死。邦傳掠取其舟中所有，復不容殯殮。

按邦傳，浙東處州人。官廣西提兵。隆武二年，掛征蠻將軍印。李成棟素賤惡之，以其丁亥年二月，兵未入粵西，先具降表通款故也。後成棟為子壯家，王兵起。



西進之師撤回廣城邦傳得安卧潯州二載乃自侈  
以為功竟謂潯南太未經難髮勳比汾陽借以凌  
人不亦誣乎

二十日癸丑

陳邦傳逼帝駐潯州以府署為行宮掖朱天麟同嚴  
起恒王化澄知樞密

邦傳与朱天麟等賣官鬻爵廣給劄付始用慶國自  
劄總部劄後貴欽劄用玉璽者也又則知縣知府  
翰林科道侍郎尚書武則正副總兵游擊叅將使之  
執劄到部照授實在衙門一時陳乞紙二尚書正劄  
欽劄易金石兩部部半之蓋下廣路費需之也時  
邦傳子魯禹預稟擬有拜君之賜於無窮遠近笑



之

晏日曙李永茂田芳鄭封侯駕於蒼梧中暈死於蛇  
王廟

瞿式報再疏請幸桂林不報

秋七月甲子朔永明王慶國公陳邦傳請世守得州以  
如黔國公故事朱天麟執不允邦傳怒以慶國公印尚  
方劍擲天麟舟中要不得仍執不允瞿式報特疏劾之  
會中外多事者邦傳乃止

邦傳恃恩驕橫蠻緣禁近與馬吉翔相為表裏初封  
富川伯以迎駕功晉思恩侯己酉封慶國公又冒封  
其妻父茅守憲寧端伯復奉世守廣西之敕行巡  
按御史查核通省錢糧瞿式報特疏劾之兵科給事  
中吳其雷疏論世守非制併劾勸中書張立光廣



西巡撫魯可藻、巡按御史吳德操，各具疏劾督師何騰蛟。上疏駁正。湖南勦鎮曹志達等皆譁然不平。事遂寢。究其故，實馬吉翔與式耜不協。故加邦傳世守擅全省予奪，以撓留守事權。立光小臣，承旨奉行，及迫于公論，吉翔乃稱原頒勅書，止居守，非世守也。外議益言邦傳改勅之罪。然國體大壞矣。帝允邦傳居守，潯州如桂林，禮式耜，設官徵賦，勅下中書科騰奏。張立光受賄二十金，易居作世。司鹽務，勲俱不及察。惟帝覺之，微言于嚴，起恒令行。在諸臣

發其事，改追前勅，更居守，事竟不果。

吉翔、邦傳及胡執恭皆浙東人。執恭在兵部火藥房，尋又吉翔、邦傳皆由以得官。執恭子禮於執恭，故執恭雖為邦傳中軍，而邦傳猶稱之為老師。惟其指授是聽。三人者，一線關通，內呼外應。天南半壁，實壞於此。三豎子手也。亦知錄

執恭至是，亦由邦傳冒封武原伯。

魯王督師李長祥與

大清兵戰於天台，及紹興敗績。先是總兵金湯達



長祥節制師敗於天台湯被擒長祥上疏自劾乃檄  
諸路相檄攻取近地郡縣連破諸暨上虞餘姚嵊縣  
而自系水陸兵四萬攻紹興已破昌安門矣標下總  
兵李玉王昇違令深入竟敗長祥怒甚斬玉昇率兵  
降於  
大清

二十五日戊子

帝出得州

陳邦傳因李成棟迎駕迫使不敢挽留

帝即離潯赴肇成棟先整龍舟五里外迎鑿

陳邦傳所行多不法以嫌殺柳慶巡檢劉萬

傳鼎銓兼將揭重熙軍與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戰於

三江口敗績

魯王監軍張煌言殺丁慧生李長祥標將饒勇等  
戰以失禮于煌言要殺之於帳中軍中為之喪氣



八月癸巳朔永明王至肇慶

辰刻李成棟率文武百官迎帝入肇慶行宮。中儲銀萬兩以備賞賜。供帳器四悉具。殿陛象魏亦頗壯麗。成棟釋甲冑肅冠裳。百官躬賀畢。賜成棟御袍靴帶并尚方劍。成棟再拜謝。出語人曰。南面坐者真天子也。某見之不覺頓首至地矣。製皇帝受命之寶。有土人獻白玉一雙。皆方廣長尺。云漁人得之自海。帝命製璽。揭重熙入粵。為南昌求救。比歸猝遇。



大清兵於程鄉監軍桂泓戰歿重熙身中三矢僅而  
獲免

永明王封李成棟將軍以其子元胤為錦衣指揮使

加成棟太傅、翊明大將軍、總督七省、諸軍以元胤為

錦衣衛指揮使、掌絲綸房、成棟進兵冊一部、請一應

錢糧、悉歸朝廷、勅部奏銷、帝命仍着勳臣成棟料理

俟恢復之日另行酌議、成棟遵旨受之

封杜永和江寧伯、楊大甫、永安伯、羅成、羅寶、豐伯、董

方策、宣平伯、郝尚久、新泰伯、張月博、與伯、閻可、文、式

陟伯、佟養甲、順正、不抗、六、封襄平伯、遼史作李成棟

晉惠國公



以表彭年為左都御史。洪天擢為吏部左侍郎。耿斯忠為戶部左侍郎。曹燁為兵部左侍郎。張調鼎、王萃等俱列卿寺。時輔臣嚴起恒以上部九卿臺者呈請用歸朝諸臣。準依隆武朝原官起補。故從粵東來者俱在朝列。

亦知錄云：是時惟從蘇觀生推主。唐藩者禁錮不用。如顧元鏡以布政司。於帝監國時擢為戶部侍郎。唐王立即附觀生入相。北兵至首先迎降。諸反正者。担訾其醜。然其中亦有賢者。皆從妙廢。謂之紹武一案。

時成棟朝夕同堂者。袁彭年、潘曾緯、李綺、耿斯忠、佟養甲、洪天擢皆蓄髮。四月餘矣。忽一日席間令在坐言志。獨天擢則曰：我今不要做官。若有一千銀子。養得老母便去做和尚矣。成棟曰：好。快叫裏邊損一千銀子送洪和尚。速喚剃頭人替洪和尚剃頭髮。在席莫敢措一詞。頃之銀損已送至洪家。剃頭人已來。成棟令去天擢巾帽。竟剃做和尚。天擢不復道一字。至明日紗帽和尚帽俱不好戴。又不敢見成棟。苦央人逐日解說送還銀損。直至十二月方上肇慶到。



任天擢固無取。遭此惡謔。亦報顏矣。西廣紀畧

大學士王化澄。朱天麟。嚴起恒。同入直。

凡大小政事。輔臣必稟命成棟。然後奏聞。時得官不由成棟。題授者。悉捕繫之。內外布列。皆其私昵。

李成棟具疏言。瞿式報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帝從之。名式報。以國事讓成棟。願留桂林。

朱天麟以梳會可乘。復勸王。亟頒詔親征。規取中原。王優詔答之。不能行。

加賀丕業。太僕寺少卿。丕業於筓江。追駕有試御。

史傳弋烈。理舊怨。奪丕業舟去。丕業執鞏慶。具本訴。寬奉溫旨。復召對。帝訪先生與他人不同。後將大用。

因加僕少。

拜吳貞毓。戶部尚書。

兵科給事中吳其雷。疏言。及正。乃李成棟功。於文臣。何與。躡居卿貳。爵賞太濫。有傷國祿。不報。

廣州有士人衛姓者。家頗富。結隣里。協力守禦。因釀酒告神。一無賴。蠶酒薄。告李成棟。謂合謀。殲若等。問。



以何為驗其人粹無以應。謾語云：凡內裾綴幅短一  
截者，其黨所用，以自別也。成棟怒，即召屠城。會日已  
暮，各官長跪請雷雨，又大作。始頃月，凌晨，圍卒曰：出  
掩得，即戮之。妻子泣，皆不知所坐。衛姓者，身被戮，  
籍其家，是日救良民八百餘人。

魯王以吳鐘鑿為禮部尚書。

永明王贈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  
侯。謚文烈。其父兆龍猶在。以子魯封之。贈陳子壯、東閣  
大學士、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廢子。上圖錦衣衛指揮  
揮使，贈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廢子。錦衣衛指揮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弋陽王，江西宗室也。北兵至，  
入建陽，其地皆深林峭壁，人善用礮，皆背負，不用  
手携。百叢百中。王入，土人擁護之。成棟屢文巾，乞  
正後，遣科臣洪士彭往，不得入。又命宣忠伯王承恩  
賈勅往，遇王於陽山。土人不能王，赴關承恩，卒不得。



其要領而還

按弋陽王多煨寧世王七世孫萬曆五年國除弋云弋陽王多考

廣由巡撫魯可藻自署銜巡撫兩廣瞿式耜疏駁之式耜身雖在外以有關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王為褒納舊例東府稱制多粵西之撫稱撫可藻聞粵東歸朝冒昧躐進列銜自署兩廣式耜劾其擅署官銜違制奉旨革職於留守軍前戴罪立功式耜保之下格南海郭瑤上書於帝授遊擊將軍

十二日甲辰

李成棟出師援南昌疏言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內臣外臣不宜干預內閣樞務蓋有所指也馬吉翔深銜之

成棟為人樸訥剛忍無矜意無喜容不脂韋不多言文武內外悉畏而敬之帝命築壇城東倣漢淮陰故事令督師出成棟曰事在人為豈必壇之望乎不登也哉蓋以刎頸之愛妾刻不去懷必欲得當以答其意也



李元培

大清內官也。賈銀六萬。來粵採辦。終養甲借三萬。兩給高進庫。及終李歸。元培以其餘進。永。入司禮監。且拜成棟為林。李元培之蕃弗善也。力訊之。成棟於出師日。陞辭。即於御座旁。擊之行。帝愕然。不敢問。太后遣內官出問。故且挽之。成棟不。肆慢語。而出之。蕃成棟門幹也。

大清永遺粵東巡按劉顯明。及同差兵部某。將官劉某。李成棟皆捕殺之。二劉俱遼東人。

成棟專恣。縱兵劫掠。分兵三萬。收郴州。先是終李進。取廣西不克。差辦事翟紹祖往湖南乞師。監軍兵部侍郎。終養和。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允。差紹祖三往。乃撥裨將田起鳳統兵五千。赴廣西。行至彬。聞變。不前。成棟於并其衆。計遺一分。可折筮使耳。然意在縱兵。擾民。故從韶郡。分兵三萬。取道永昌。宜章。往招起鳳。起鳳以師未歸。往來駭。一方不勝困敝。

閩粵鄉民多結寨禦盜者。廣州有一家。下瞰河流。李成棟舟子之。或謂田起鳳試往攻之。起鳳望岸。寨中



發砲起鳳斃成棟鼓衆攻毀之擄其資屠其民而去  
永明王以張孝起為吏科給事中孝起清真介直不與  
流俗伍羈李成棟軍中至是得脫王擢用之

命兵部右侍郎萬翔掌尚書印翔於隆武初授刑  
科給事中後與黎士彥以偽勅誘金王反正而已  
偽授兵部尚書遂以尚書入朝議改為侍郎謝恩  
時猶自稱原任兵部尚書今授兵部侍郎云

金聲桓被圍於南昌面窘如土嘆恨無聊諸將佐啟  
請下不一意惟日責姜曰廣金之遺客從間道出號  
召四鄉起義胡澹曰廣書曰國中推精兵百萬不  
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望外救澹非辭難者故敢與  
相國決自金氏入城股削富民誅鋤貞烈焚其劉天  
駟家抄西山解嚴胡奇偉擒王李鳳翔殺釋而卒斬  
之庾嶺以南腐心郭在銓兄弟不返吉安恨之則  
支解曾亨應父子臨汝莫不齧齒王氏楊第同時起  
事者宿怨畧編四維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為義



乎。不附令王而起者義乎。天下方亂。雄鷲並起。強者  
自立。能者曰人。夫戴舊主。稱宗國。其固忠臣義士所  
願望。而亦能者風動之資也。今之確乎歸。無不與  
援。乃伍者。獨陳九思孤軍。五年百戰。即今兩家歸心。  
彼且一收祁門。旋還師侯。駕率未常通聘幣。介尺素  
於二氏也。其受命閩中者。揭司馬傳。吾事。前入國門。  
已厭見其所為而去。自餘不逞群盜。依義兵名色。以  
行盜之鬼。保若蔡全才。鄧叅三輩。亦已為金氏蕩滅。  
外此豺豕。為曹聞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全之心腹。

獨張啟祥。起幕客守郡。宜罔得當。以報而瑞州間僻。  
不能有所為。鄧雲龍以五千歲。号台島合。崎嶇武寧。  
溪谷間。望屋掠烟。實群盜耳。以當北兵。如振落葉。雖  
萬衆何益。且即令義士如雲。見前者摧折。後辱如斯。  
稍有志識。莫不飲恨。祝亡。今徒依年號。矜怨。自恣目  
前。上云真主。而私使氣節之士。為金玉。出死力。其誰  
耻之。相公孤城。瓦注一系。蔽目不見。泰山。豈知。國  
之外。所在白骨。如丘陵。環南新附。郭乙里。村烟斷絕。  
人之不存。兵於何有。相公無庸談義兵為也。



宋奎光憂諸將異趣不足與謀思假神道威之而德  
勝門郭中闕帝廟向有酬賽神羊神馬聞馬朝自出  
就水草夕還廟中調馴殊常而從未有試氣者奎  
光一日早起使備香醪疾趨德勝門揚言曰夜中闕  
帝見夢賜吾馬以破敵今趨往鎮遂入廟酌酒再拜  
握馬駿不鞍而馳之三十六營兵將七門四民皆囑  
顧聽約束洪宗都督出戰而金王終欲待外援夾擊  
奎光計復不行  
城中斗米六金一作釵有狂僧大言於衆曰能解圍

破敵自名摩訶般若聲桓以驗其術乃請以米五斗  
試散兵民自辰至酉闔城霑足由是駭服推為國師  
每日闔城手香隨之環繞七門各街市誦摩訶般若  
三匝期以某夜出城破敵令軍士毋持寸鐵心用蒂  
炬數百千人持一炬蒸之豫國公建武侯親扶竹批  
率師縱馬大呼衝陣即破矣得仁覺其詐聲桓猶惑  
之黃人龍稱疾佯狂聲桓求救於國師僧曰吾心知  
之彼私飲酒御婦天帝罰之故爾吾行救之遂偕往  
視疾人於狂言如初容令左右縛之極刑栲鞠僧曰



我北來巡按江西御史也遂磔之

也按瞿氏逸史亦載是作道士裝自稱雲水真人非僧

金聲桓解姜曰廣督師更以金鳴時指揮內外諸軍事鳴時山東人

大清固山譚泰以來二石置城下餽之金聲桓報以冬笋乃餉金摘一石泰稱其善答

金聲桓步將郭天才亦撤軍入城時城中薪米俱盡有反捷重戶枕數千金而死者禽鼠草根木皮食盡遂殺人而食廢宅生雀麥飢人乞之得仁猶稱瑞曰

此天賜我也文衢直巷先有瞭者為隱語曰雄鷄男也曰伏雌婦也曰有翅帶刀者也曰有尾群行者也聞無翅無尾即共出擒而食之其始兵食民既而民復羣聚掠兵為糧後乃父子夫婦相啖聲桓乃大出居民城中情實盡為北兵得

大清諸帥回旁收郡縣西南逐瑞州守將張啟祥西北降武寧守將鄧雲龍殺五千歲東南破博羅守將援師北戕余應桂於都昌劉斯埭於梓溪東收徐克程西破丁家塘土寨聲桓聞之惟喑悼而已



潮州鎮將車任重賊殺道臣李其潮州知府凌犀渠  
海陽知縣桂岳任重故武弁後為盜丙戌冬就接麗  
王承恩帳下為中軍官佟李至廣委鎮潮州成棧歸  
昭後李由清肇慶道凌由清南寧知府桂由清懷集  
知縣改調今官甫抵任：重部卒不遊道衝突桂岳  
：怒執而答之解府解道並答之任重大怒唆衆兵  
說稱山寇云突入三署擄三人殺之

魯王御史馮京第同黃斌卿弟孝卿往日本國乞師  
至長琦島其王不許登陸先是有西洋人為天主教  
者入日本：俗佞佛而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於其  
國日本起兵尋誅教人生埋於土中者無筭驅其舡  
於島口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於五達之衢置  
銅版刻天主像于上以踐踏之橐橐有西洋物即一  
錢之細搜得必教毋赦當是時西洋人方欲復祀六  
船載礮而來与日本為難日本請解始退三日而京  
第至日本方戒嚴於外國京第日於舟中朝服哭拜



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些籃輿京  
第目致以血書撒斯瑪王聞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  
中國喪亂我不遑郵而使其使臣哭於我國之取  
也典大將軍言之議葬各島罪人充伍以應京第還  
致洪武錢數十萬益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  
也孝矧依商舶留長琦之故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  
落以綾幔分為私室當月夜每宅懸琉璃諸妓各賽  
琵琶中國未之有也孝矧戀之不歸其國輕之竟不  
葬師

九月壬戌朔永明王朝政決於李成棟養子元胤都御  
史袁彭年少啓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  
五人附之攬權植黨人目之為五虎

元胤本姓賈河南人成棟養為己子成棟出南安留  
元胤行在與彭年交善彭年特隆其辭以內外權屬  
之益引其同鄉時魁正發及陝西湘客共決私事會  
堡服闋自湖南赴行在湘客令元胤折節與交  
密召中士不無異同漸有黨人之目  
彭年向為周延儒腹心延儒議處首揭延儒後降於



北授廣東學道出示云、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致、我  
冠博帶、乃亡國之陋規、及至反正、又復詆之、自矜反  
正第一功臣、元膺為人庸蠢、狠戾自用、彭年提為佩  
偏笑罵、無情自牽線索、棧摧刺骨、一時贈附之徒、如  
蜂攢蟻聚、元膺之門如市、望其堂者、不啻龍門拜盟、  
認宗李姓、賈姓莫不矜喜、每當朔期、趨蹌元膺、東班  
為之一空、元膺遺僕卒、與客賭博、諸臣傾囊奉之、客  
至不揖、去不送、謔浪罵座、弗忘人諱、皆彭年脇制內  
外、世狗以成之也。

時行在有假山圖、以元亂姓賈、曰畫佛山一座、山巔  
黑氣一道、直上冲天、下繪朝官數百、有首戴者、肩負  
者、手托者、以木杖支之者、有仰望者、遠駐者、指點話  
言者、有驚怕退避、兩手掩耳而走者、此蓋街市之人、  
胸中不平、造糕以詆諧之也、又有五虎号、以金僅為  
虎牙、蒙正發為虎爪、劉湘客為虎皮、丁時魁為虎尾、  
而虎頭則袁彭年也、言非虎黨不發、事非虎黨不成、  
星岩道上、遂成虎市、

太僕寺少卿賀丕業、見袁彭年等議論乖方、陳邦傳



等跋扈無上慨然太息陳四維三綱一疏言辭激切  
傳誦當時論者推中興以來奏疏第一彭年等恨甚  
愆李元胤於朝班駕退後毆殺之有急告丕業者請  
入高水四會得免

潘名世仕於清為梧州府推官降永明王改保昌知  
縣李成棟逼嶺時有養馬卒病付名世畜之卒有所  
索不遂詆成棟曰知縣誦君不能殺犴子只會殺歹  
姓成棟怒以他事呼之至縛斬之

李成棟欲攻贛州以解南昌之圍贛州守將高進康  
偽約降其實堅城以綴成棟之師使南昌坐困也成  
棟信之遂還軍嶺上

錢秉鐙云予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遇督餉侍郎  
張調鼎於南雄太守座予言贛州必不降去城三十  
里每一騎出搜糧三日捕村民輸入城中日以為常  
志在堅壁清野無降意也宜以大兵駐南安聲言攻  
贛惠國從間道趨南昌解金王之圍是為上策調鼎  
以語成棟笑曰書生何所知彼降書雪片至寧有



疑耶已竟不降而成棟還廣州  
進庫初隸左良玉麾下與成棟相締盟後江西皆歸  
明進庫獨守贛州不下六月成棟以書招之進庫約  
踰秋北救不至當輸款至是成棟遣使勅之降語頗  
凌轢進庫怒碎其論曰李固山反便為國公我若反  
亦是國公其論帖將誰也遂逐其使還成棟即  
進兵擊之反為所敗初成棟出師士眾望舟忽震雷  
起舟中折中軍桅竿士眾皆驚或詭云此桅乃有毒  
物雷當擊之何足為異而士眾固知其敗徵也

冬十月壬辰朔

魯王定西侯張名振舟師于昌國衛破城搜捕少婦  
二百八十二人悉驅赴南田將以給賞將士適監軍  
任穎者自舟山至力勸止之旋放還

永明王使盜殺佟養甲於梧州

李成棟軍中報獲奸細搜得密書乃養甲家丁約高  
進庫為內應也成棟密奏定計誅之時養甲所隨北  
兵皆分撥梧州就糧成棟遂遣都督張世祥賈餉十  
萬未所部士馬至梧州擄師梧有井水寺頗寬殿臨



即寺中按籍給賞伏甲小巷北兵領賞訖世祥令沈  
小巷出皆執而殺之三千人无一得脫者卷甲知事  
已敗露密表使人北上又被獲帝命卷甲往梧州代  
祭興陵李元胤遺健兒殺之於德慶道中成仁錄云  
成棟遺兵張善追殺之

慶國公陳邦傳率兵至南寧攻圍二月城中食盡斗  
米千錢起臺不能支開門降涕泣出女与邦傳為媳  
邦傳縛其為媒者錢廷燁副之遂駐南寧廷燁去錫  
馬橋人

十五日壬午

李元胤威權日盛十五日誕辰在朝文武饋遺絡繹  
公分之外有私分私分之外有私公分之外  
又有私分自八月至冬杪無日不奔競於元胤之  
門

通政司疏陳乞職者日以千計閣臣票擬刻板定看  
議具奏四字吏部堂司兩廡擁簇挨擠又選官但有  
銓選之權無出選之地廣東一省非奉李成棟咨大  
小有司不得擅為除授桂林平乐則瞿式耜為以慶



遠柳州則焦璉為以潯南思太則陳邦傳為以文選  
所副乞陳之望第給一空劄為後日到部憑據而已  
呈子諸生吳江起兵應金玉

魯王以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

建寧破魯王守將王祈巷戰不勝自焚死

大清兵攻圍五閱月始克魏一柱與鄭西德化二玉  
俱死與安王先事出不與其難魯王前後亦復郡縣  
至是復失僅存寧德福安二城

李成棟兵敗退奔南京

南畧云成棟於二十日已庚嶺二十五日結營贛州

城下二十六日聞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於夢中

驚醒曰董大成是我中軍彼呼之我軍已為彼有矣

亟披藍布短衣跨驢疾走竟不發一言贛州至梅嶺

六百里身晝夜奔蹶大雨中初出關兵二十萬分十

大營立一總戎成棟棄軍走十總戎亦尾之行及

進南安府城門成棟如夢初覺顧謂十人曰爾等何

得隨來十人對曰公既走吾輩不得不來成棟怒即



手刃愛將楊大甫二十萬兵馬器械悉棄贛州城下  
止餘萬人南來亦羞入肇慶順流直下廣州府為再

舉計

按成棟為人深沉精悍身為大帥擁二十萬眾結營  
嚴疆何得無故獨走即十餘戎亦豈有不聞成棟會  
當棄其軍而隨行兩晝夜者乎決無是理也南原  
當作南安時南原已為  
大清所有成棟安得入之

大清誅劉承清傳上瑞

承清既降北帥悉其賣國不忠斬之於漢陽或云北  
帥利其厚贖佯與歡飲即席上殺之

十一月辛酉朔永昭王督師何騰蛟克永州凡攻圍三  
月大小三十六戰至是克之

騰蛟亦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與侯焦璉新  
寧侯趙印選克復永州殺其鎮將余世忠巡撫李紹  
祖

永州堅守三閱月大小四十戰殺傷五半所存贏卒  
不滿千人糧盡嚼糠噉草初食馬繼食人城中老弱  
婦幼俱盡城破之日洒掃官署所別婦人陰棄而不  
食者少之計十五石時舊紳劉典秀羈城中亦被其



福

永州有馬廷鸞者太倉人官知縣與紹祖城守騰蛟  
獲其子不殺廷鸞德之輸情于騰蛟由是城中動靜  
纖悉皆知城破紹祖始降械送行在紹祖丙辰進士  
與瞿式耜同年式耜流涕讓之曰以素受國恩奈何  
生為叛國之人死為不義之鬼紹祖曰天下人皆降  
豈獨紹祖也式耜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清其力我  
何紹祖語室遂磔之

初四日甲子

下賀丕業於獄

表彭年等擒丕業於高收肘縛下

獄丕業極口呼冤莫為之理有華復露者無錫人館

於司禮監夏國祥家捐百金為之營救且諺國祥中  
與初不當以私意殺舊人國祥亦念丕業為帝徑跡  
不當折辱噤不敢活之復尋字方若官臨高縣丞  
丕業在獄凡四閱月部覆復為彭年所持奉旨永不  
叙用出獄上桂林謁瞿閣部後竟不知所之  
初一日文選施召徵謝恩時同班舞蹈者三人一為



本兵曹燁一為鑾儀司賈士奇名徵趨揖燁而未揖  
士奇大怒指名辱罵名徵初未曉及惡聲至始覺  
諺云短視當詣門謝罪也燁亦為之解紛而散至初  
四日遇于道攘臂毆名徵避之詢其故士奇見名  
徵他處刺名字小而請荆字獨大以為欺已也名徵  
杜門三日貳費調停納款金四兩始得解士奇河南  
人初為守備与元胤聯語侮其威而恣肆也  
建昌人孔徹元徹哲與其客蔡觀光起兵援南昌兵  
潰徹哲戰死

魯王大學士馬思理卒

海濱義旅王翊渡破上虞走其令得縣印

時浙東

山案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

余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昭索應彪皆擄掠橫暴而

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

一旅蔓延八百里之間設為五營王江則專主餉勸

分富室車門下戶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無不系軫

平時不義之後立置重典翊亦決罰人稱快浙東

城門為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郡縣長吏惴惴保守



一城為幸向翔薦誠諄解翔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  
數年庶幾為中原之幸也

永明王督師呂大器檄李占春于大海胡雲鳳討朱容  
藩、占春所敗走死雲陽

初五日乙丑永明王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  
春取寶慶諸將復取衡州武昌房馬進忠取常陸所失  
地多復

進忠與北兵戰於麻河大捷斬首七千餘級遂復常  
法晉爵鄂國公

封龍韜雜容伯韜雜容籍武舉人從何騰蛟恢復  
衡永有功

鄭成功自海上遣官陳士京入朝

兵科吳其雷疏清文武之職掌以肅朝綱勵新舊之



庶恥以別人品。內開六部。四衛。以總兵以下。移會用手。揭此三百年來之定規。現在文武諸臣。有初朝二朝三朝。四朝五朝六朝之分。別各宜建立事功。以昭靖恭自新之本心。表彰年季元氣。知之恨入骨。初十日。其雷宵遁。依瞿式耜疏。竟留中。

二十九日己丑

督師何騰蛟露布至。恢復衡州。忠貞營李赤心捷報。已取益陽。直抵湘潭。

瞿式耜以梳會可乘。請王還桂林。圖出楚計。不納。式耜疏云。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東三面阻險。易入難出。臣不敢爭者。以勛臣成棟。一片血忱。方倚為江右聲援。一旦拂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衡水恢復。游龜東竄。粵西之背愈厚。贛州負固。江圍未解。粵東之齒尚存。在成棟。宜奉皇上去危就安。既無內顧。



可畢力以圖贛而楚師得為乘親臨勇增十倍便可  
乘勝以長驅矣。

胡澹憤金王亦為以為兩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  
氣病噎死二子亦為北兵所殺。

吳貞毓薦一縣令於李成棟得賄八千金僅奏其  
事貞毓恨之刺骨。

十二月辛卯朔

李成棟率師再出南安面奏帝曰南雄以下事諸臣  
任之庾嶺以外事臣獨肩之一言竟去。

成棟酒酒輕儒再出嶺凡各郡勅使俱被撤回又嚴  
禁舉義尚書揭重熙出嶺以違禁追擒之賴所附者  
力戰得脫。

金聲桓李成棟既來歸馬進忠王進才曹志建李赤心  
高石正等乘間取常江桃源澧州監武藍山道州靖州  
荆門宜城諸州縣進忠赤心石正皆封公。



按明史李自成傳赤心封興國侯

晉龍韜洛容侯

大清兵再乘南昌城全鳴時令以鐵網籠之鐵鉤曳而傷之殺傷過當

何騰蛟議進兵長沙會堵肩錫與馬進忠有隙招李赤心自夔州至令進忠所取常德與之進忠大怒令驅居民出城焚倉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赤心引而東所至守將皆燒營棄城走湖南已復州縣存之一室肩錫乃系赤心等入湘潭占騰蛟會騰蛟令肩錫向江西而自率進忠等向長沙

肩錫與進忠爭禮不和陰入夔邊赤心從夔門徑抵常德表令進忠讓城屯其老營赤心未至常德乃餘里肩錫先至與進忠歃血盟誓同契王室進忠知其



謀終盟无一誅盟訖入城即命起營長驅百姓無老  
弱悉出城縱火燒城中屋不遺一椽遂空其城而去  
寶慶王進才及各郡鎮帥皆棄城潰散赤心所至僅  
得空城旋亦棄去東走長沙騰蛟聞之大駭  
肩錫招赤心出夔門因請封赤心為興國侯并封高  
必正等十餘人統衆至湘潭屠其民長沙聞之懼  
協力拒守肩錫攻之不克

初八日戊戌

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大興人世錦衣衛指揮  
僉事崇貞十七年出為福建都司。隆武朝累官錦衣  
衛儀正封伯其標下彭鳴京等及故中丞田關有衆  
數千皆願隨承恩往召弋陽王成棟忌之兩舟相遇  
於英德縣成棟邀承恩子舟歡飲至夜闌佯醉即席  
手刃之

大清降將姜瓖反於大同李建泰遂應之瓖本大同  
總兵崇貞十七年正月降李自成。敗復降於



大清

環隸吳三桂標下復為

大清提兵官鎮守山西大同時

大清八王先鎮其地而環後至每日躬參不勝煩苦

欲謀去之而未有便會王標兵掠民婦女環激衆怒

與王搆兵環麾下皆銳卒百姓又併力合擊王大敗

全軍覆歿環遂稱永曆年號山西豪傑一時並起爭

殺守令以應之故副將劉遷起代扼雁門關為環號

召故浙江巡按御史任濬與一仇姓者俱有邊才環

信任之以為謀主遣部將姜建勛與

大清兵戰於忻州敗績趙交山平寇傳

王翊自上虞出東徇奉化

大清兵方攻吳奎昭力不支而遁至河泊所卒遇翊

與戰

大清兵敗績







